

官版

呂新吾語錄

五

官版見本

漢書門			
四	五	九	五
類	號	函	架
五	八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五	漢
九	〇	五	書
函	一	五	冊
架	〇	五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55	
冊數	5 (4)		
函號	299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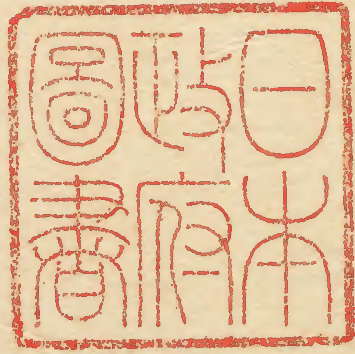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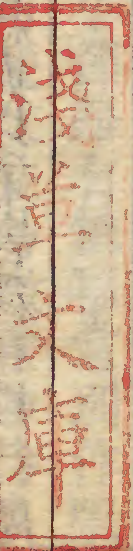




呂新吾先生語錄卷第五

外篇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
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
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侵借而不各居其正位有
匹夫匹婦冤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者不爲清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
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
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
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滛巧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只用積年書手也得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却顧苟可以柔道理不必悻直也苟可以無爲理不必多事也經濟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緘默保位者遠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議論不精乃今人推行不力試稽舊牘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雖奏牘如山只爲紙筆作孽障架閣上添鼠食耳夫士君子建白豈欲文章奕世哉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詔令刊布徧中外而民間疾苦自若當求其故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綜核不力罪將誰歸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旣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爲政先以扶持世教爲主在上者一舉措間而世教之隆污風俗之美惡係焉若不管大體何如而執一時之偏見雖一事未爲不得而風化所傷甚大是謂亂常之政先王慎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

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
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辱懦甚亦必
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
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為遠前步視後步為近千里者
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
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
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
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
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
人無厭之欲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

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
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

輒

築基樹臬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
補敝者十年之計也堊白黝青者一時之計也因仍苟
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裕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
審矣

氣運怕盈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勢便當使之
損是故不測之禍一朝之忿非目前之積也成於勢盈
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捧盈卮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物氣化
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

呂氏遺言先生言錄卷之五
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充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王之憂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則無言無爲而妙應如響德則共親共尊而歸附自同惠則民利其利威則民畏其法非是則動衆無術矣
只有不容己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民胞物與子厚胸中合下有這段着痛着痒心方說出此等語不然只是做戲的一般雖是學哭學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二帝三王親親仁民愛物不是向人學得來亦不是見得道理當如此曰親曰仁曰愛看是何等心腸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懇濃至誠惻怛譬之慈母愛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許多生息愛養之政悲夫可爲痛哭也已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

呂氏遺言先生言錄卷之五
得暢然一霎權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
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
於我者也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
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
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
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滯怒是逞耶夫付之以生
民之寄寧爲盈一已之欲哉試一反思便當媿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
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容有一毫故出
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
安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防之故

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今所難爲之事
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獎之以率天下不知
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
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
驅之使畔也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強用重典
民情有五皆生於便見利則趨見色則愛見飲食則貪見
安逸則就見愚弱則欺皆便於己故也惟便則術不期
工而自工惟便則奸不期多而自多君子固知其難禁
也而德以柔之教以諭之禮以禁之法以懲之終日與
便爲敵而竟不能衰止禁其所便與強其所不便其難
一也故聖人治民如治水不能使不就下能分之使不

泛溢而已隄之使不決雖堯舜不能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
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
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妬能之人情身利
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
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
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
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
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不知所極古人
慎擇人而久任慎立政而久行一年如是百千年亦如
是不易代不改政不弊事不更法故百官法守一不敢

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
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
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
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
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
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而救偏補弊耳善醫者去其
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
完澣其垢不改故製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未世情勝則奪法法勝
則奪禮

湯武之誥誓堯舜之所悲桀紂之所笑也是豈不示信於
民而白已之心乎堯舜曰何待嘒嘒爾示民民不忍不

從桀紂曰何待嘒嘒爾示民民不敢不從觀書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世道至湯武其勢必有桀紂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是故維持世道者不可不慮其流聖人能用天下而後天下樂爲之用聖人以心用天下以形用心用者無用者也衆用之所恃以爲用者也若與天下競智勇角聰明則窮矣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聖人感人心於患難處更驗蓋聖人平日仁漸義摩深恩厚澤入於人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之際何暇思圖拏出見成的念頭來便足以捐軀赴義非曰我以此成

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固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其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其感噫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交孚之志懈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無抑鬱倔强之態夫是之謂各得其願而萬物育焉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也故聖王在上慎所以溢之者不生民情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慎溢之道也二者帝

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恒必由之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
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疎濶人心散而
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
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
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頽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
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
卽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
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
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
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
業等而後可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
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
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頽靡不復振之習成亟
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是以聖人之治
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
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
靡未然而憂者尙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慮者猶貽不
及之憂兢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半惟聖
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旣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
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

審勢嗚呼非聖人之智其誰與於此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而今不要掀揭天地驚駭世俗也須拆洗乾坤一新光景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湛盧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大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振則須起風雷之益懲則須奮剛健之乾不如是海內大

可憂矣人心土田工夫其歸人心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間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卽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萬姓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覺則爲癡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爲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關其罪不在下也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

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聖主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大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濯慮於一切亂政之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爲純王之治
治世莫先無僞教民只是不爭
任是權奸當國也用幾箇好人做公道也行幾件好事收人心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所用之人一切罷去所行之政一切更張小人奉承以干進又從而巧言附和盡改良法而還弊規焉這箇念頭爲國爲民乎爲自家一乎果曰爲國爲民識見已自聾聵果爲自家此之舉動

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更說甚麼事業

聖人無竒名太平無竒事何者皇錫此極民歸此極道德一風俗同何竒之有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公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憫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艷然起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

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
敝屋輕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拆以
滋壞獨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
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箇私字擾攘
的不成世界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怛惻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
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
命誠故也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忻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
廢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
一日之間幾運心思於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

嘆苟不察羣情之向背而惟已欲之是恣嗚呼可懼也

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耐煩則爲三王不耐煩則爲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
六腑皆吾身也痛痒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海之
痛痒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致人之
死命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
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
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
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無厭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也皆有

國者之所懼也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素孚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託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與爲亂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尙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治道尙陽兵道尙陰治道尙方兵道尙圓是惟無言言必行是惟無行行必竟易簡明達者治之用也有言之不必行者有言之卽行者有行之後言者有行之竟不言者有行之非其所言者融通變化信我疑彼者兵之用也二者雜施鮮不敗矣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人
未有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權宜事之
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身卽法也何以法爲惟
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興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
恣惡肆奸也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詔示
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
爲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充足以濟
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亦不失
爲半得暴君邪臣卽欲變亂而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
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
從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
不可廢也明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
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
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此有國家者之大戒
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
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
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如此而天下亂亡
者未之有也故壅蔽之奸爲亡國罪首

不齊天之道也數之自然也故萬物生於不齊而死於齊
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益以甚其不齊

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公論可畏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觀於詩而知為政之道矣

既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既成功矣而笑其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君子不為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耳公論非衆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公論在

一人

為政者非謂得行即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勢而昧

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君子謂之賊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

無所推委而下不好混呼雜命槩怒偏勞此不可以使

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冤辯者欺貪者飽

廉者饑是人也即為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為人上可嘆

也夫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選擇有

法而激勸有道耳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

屬吏煦煦沾沾温之以見女子之情纔正體統輒曰示

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

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憂時者小傷心慟之
據冊點選據俸陞官據單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人嚴於所用遷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識於撫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爭是非銓註為地方不為其人去留為其人
不為其出身與所恃品材官如辨白黑果黜陟不論久新任宇宙於一肩等富貴於土苴庶幾哉其稱職矣嗚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乃若用一人則注聽宰執口吻退一人則凝視相公眉睫借公名以濟私實結士口

而灰民心背公市譽負國殖身是人也吾不忍道之
藏人為君守財吏為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賣公法以酬私德剝民財以樹厚交恬然以為當然可嘆哉若吾身家慨以許人則吾專之矣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猶為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整頓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作自家神氣而今提綱挈領之人奄奄氣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脚零骨懈髓底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為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廢孔子告子貢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梁王以養生送

死無憾告齊王以制田里教樹畜堯舜舍此無良法矣

哀哉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經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何官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無巧術除却久道再無頓法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濶步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凌節

人才邪正世道為之也世道汗隆君相為之也君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化為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為小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天地之財要看他從來處又要看他歸宿處從來處要豐

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將三代以來陋習做規一洗而更之還三代以上一半古意也是一箇相業若改正朔易服色都是腐儒作用葺傾厦逐頽波都是俗吏作用於蒼生奚補噫此可與有識者道

禦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講信修睦其次遠駕長驅其次堅壁清野其次陰符智運其次接刃交鋒其下叩關開市又其下納幣和親

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况天下乎防奸之法畢竟疎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僞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去害而反益其害彼作者十而犯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法奈何得行故

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者爲教化風俗之大蠹而以體面寬假之少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見識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與法兩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印書先要箇印板真爲陶先要箇模子好以邪官舉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國欲治得乎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家給人足風移俗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箇常字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恩讐非有大姦巨凶不敢輒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

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溷變

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於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並其文而去之只今文如學校武如教場書聲軍容非不可觀可聽將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令人哀傷憤懣欲死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安用縉紳簪纓塞破世間哉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實勢必亂亡而後已

安內攘外之畧須責之將吏將吏不得其人軍民且不得其所安問外域是將吏也養之不善則責之文武二學校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尙書或曰養有術乎曰何患

於無術儒學之大壞極矣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武學之不行久矣不十年不足以求名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條責於方用之際綜核於既用之後黜陟於效不效之時儘有良法可旋至而立有驗者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連雲大厦須用大木爲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爲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疎不謂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爲榮已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既得則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冒進

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爲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爲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識見固如此可笑也

漢始興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履畝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爲之傷心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立

入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逞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敏德之治卽我且亦愚不肖者而何怪乎蚩蚩之氓哉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郎散銀數十萬以安撫之萬歷間杭州軍以減月糧又給以不通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旣而軍驕散銀萬餘乃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士夫而繩督市民旣而民變殺

數十人乃定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變致毆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其把持奏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太早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成論者曰兵驕卒悍如此奈何余曰不然工不信度而亂常規恩不下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也上人者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煩苛之法養以忠義之教明約束信號令我不負彼而彼奸吾令卽殺之彼有愧懼而已烏獸未必無知覺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損國家之威以動天下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事者之罪不容誅矣裴度所謂韓宏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耳處置得宜四字此統大衆之要法也
霸者豪強威武之名非姦盜詐僞之類小人之情有方便
挾力不用僞力不足而濟以謀使用僞若力量自足以
壓服天下震懾諸侯直恁做將去不怕他不從便靠不
到智術上如何肯僞王霸以誠僞分自宋儒始其實誤
在五伯假之以力假仁二假字上不知這假字只是借
字二帝三王以天德爲本便自能行仁夫焉有所倚霸
者要做好事原沒本領便少不得借勢力以行之不然
令不行禁不止矣乃是借威力以行仁義故孟子曰以
力假仁者霸以其非身有之故曰假借耳人之服之也
非爲他智能愚人沒奈他威力何只得服他服人者以
強服於人者以僞管商都是霸佐看他作用都是威力

制縛人非畧人畧賣人者故夫子只說他器小孟子只
說他功烈如彼其卑而今定公孫鞅罪只說他慘刻更
不說他姦詐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只靠那刑威全
是霸道他有甚詐僞看來王霸考語自有見成公案曰
以德以力所行底門面都是一般仁義如五禁之盟二
帝三王難道說他不是難道反其所爲他只是以力行
之耳德力二字最確誠僞二字未穩何也王霸是箇籠
分別不消說到誠僞上若到細分別處二帝三王便有
誠僞之分何況霸者
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勒
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智巧皆入我
範圍矣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知

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與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有訶罵小兒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還要一箇臯陶而二十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溫柔豈知殺之而不怨便是存神過化處目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子四物百十劑纔是治體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無私曲

心無閉藏何隱之有嗚呼顧名思義官職亦少稱矣

要天下太平滿朝只消三箇人一省只消兩箇人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才器使耳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事作而百務成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

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今以後皆君子人也可無敬與噫刑法之設明王之所以愛小人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呂新吾先生言金 卷之五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盛月新
至瀰漫而不可救若不便於己私雖天下國家以爲極
便屢加申飭每不能行卽暫行亦不能久負國負民吾
黨之罪大矣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
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
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封建自五帝已然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不得不用耳夏
繼虞而諸侯無罪安得廢之湯放桀費征伐者十一國
餘皆服從安得而廢之武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其不
會者或遠或不聞亦在三分有二之數安得而廢之使
六國尊秦爲帝秦亦不廢六國緣他不肯服勢必畢六

王而後已武王之興滅繼絕孔子之繼絕舉廢亦自其
先世曾有功德及滅之不以其罪言之耳非謂六師所
移及九族無血食者必求復其國也故封建不必是郡
縣不必非郡縣者無定之封建封建者有定之郡縣也
刑禮非二物也皆令人遷善而去惡也故遠於禮則近於
刑

上德默成示意而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聲色其
次示是非使知當然其次示毀譽使不得不然其次示
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使不敢不然蓋至於示
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叔季之世自生殺之外無示也
悲夫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

上者慎以權與人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談濶論
儘似真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迷悶無一幹濟之
術可嘆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
辦得三五分若全然不理會只似紙舟塵飯耳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故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
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
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
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爲人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
欲治得乎

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底故舜五臣周十亂其餘所用皆小
德小賢方能興化致治天下事不是一時做底故堯舜

相繼百五十年然後黎民於變文武周公相繼百年然
後教化大行今無一人談治道而孤掌欲鳴一人倡之
衆人從而詆訾之一時作之後人從而傾圮之嗚呼世
道終不三代耶振教鐸以化吾儕得數人焉相引而在
事權庶幾或可望乎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以
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法以智乘愚以有餘乘不足
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
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
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
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

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銳也而示之以疲實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故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兵士二黨近世之隱憂也士黨易散兵黨難馴看來亦有法處我欲三月而令可殺殺之可令心服而無怨何者罪不在下故也

或問宰相之道曰無私有識冢宰之道曰知人善任使

當事者須有賢聖心腸英雄才識其謀國憂民也出於惻怛至誠其圖事揆策也必極詳慎精密躊躕及於九有計算至於千年其所施設安得不事善功成宜民利國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爲孟浪苟且之圖工粉飾彌縫之計以遂其要榮取貴之奸爲萬姓造殃不計也爲百年開費不計也爲四海耗蠹不計也計吾利否耳嗚呼可勝嘆哉

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皂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寧寬些兒只要真實行永久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虛彌反增煩擾此爲政者之大戒也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箇在扶持這箇尊此雖是第二等說話然見得這箇透還算五分人

銛矛而秣挺金矢而秣弓雖有周官之法度而無奉行之人典謨訓誥何益哉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人不曾理會譬之遙望萬丈高峰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透迤上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洗漆以油洗汗以灰洗油以膩去小人以小人此古今妙手也昔人明此意者幾故以君子去小人正治之法也正治是堂堂之陣妙手是元元之機元機非聖人不能用也

吏治不但錯枉去慵懦無用之人清仕路之最急者長厚者誤國蠹民以相培植奈何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情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官曲擬

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部只有箇法字刑官只有箇執字君其慎之

有聖人於此與十人論爭聖人之論是矣十人亦各是已論以相持莫之能下旁觀者至有是聖人者有是十人者莫之能定必有一聖人至方是聖人之論而十人者旁觀者又未必以後至者爲聖人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亦然則是非將安取決哉旻天詩人怨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噫彼王也未必不以邪謀爲正謀爲先民之經爲大猶之程當時在朝之臣又安知不謂大夫爲邪謀爲適言也是故執兩端而用中必聖人在天

子之位獨斷堅持必聖人居父師之尊誠格意乎不然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下者多指亂視在上者蓄疑敗謀孰得而禁之孰得而定之

易衰歇而難奮發者我也易懶散而難振作者衆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易蠱敝而難久常者物也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故爲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韓子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便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世道終不可反乎抑古人絕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祿事勢視古人有何靳嗇俾六合景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覩面萬民之上矣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喜悅生於懽愛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

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言而責之意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詆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智者之所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德立行成了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富貧分之尊卑自然上下格心大小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焰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寬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過者也

呂氏遺言先生語錄卷之五
五刑不如一恥百戰不如一禮萬勸不如一悔
舉大事動衆情必協衆心而後濟不能盡協者須以誠意
格之懇言入之如不格不入須委曲以求濟事不然彼
其氣力智術足以撼衆而敗吾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
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古之人神謀鬼謀以下以筮
豈真有感於不可知哉定衆志也此濟事之微權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
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
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
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
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
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

平之術只是絜矩之方只是箇同好惡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
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
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
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逸無定
則上之指授口頰煩而下亂

世上作無益事常十九論有益惟有煖衣飽食安居利用
四者而已臣子事君親婦事夫弟事兄老慈幼上惠下
不出乎此豳風一章萬世生人之大法看他舉動種種
皆有益事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

臣新吾先生言金卷之五
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爲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益懼此也

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變枝葉不變本吾怪夫後之議法者偶有意見妄逞聰明不知前人立法千思萬慮而後決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皆前人之所以熟思而棄者也豈前人之見不及此哉

鰥寡孤獨疲癯殘疾顛連無告之失所者惟冬爲甚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權忘雪夜呻吟之苦者皆不仁者也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興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飽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興之人十一嗚呼可爲傷心矣三代之政行寧有此哉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是受顧之刺客也傷我天道殃我子孫而爲他人快意愚亦甚

矣愚嘗戲謂一友人曰能辱能榮能殺能生不當爲人作荆卿友人謝曰此語可爲當路藥石

秦家得罪於萬世在變了井田上春秋以後井田已是十分病民了但當復十一之舊正九一之界不當一變而爲阡陌後世厚取重歛與秦自不相干至於貧富不均開天下奢靡之俗生天下竊劫之盜廢比閭族黨之法使後世十人九貧死於饑寒者多有則壞井田之禍也三代井田之法能使家給人足俗儉倫明盜息訟簡天下各得其所只一復了井田萬事俱理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

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肯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一時之喜濫恩則法執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

廟堂之上聚議者其虛文也當路者持不虛之成心循不可廢之故事特借羣在以示公耳是以尊者嚙躡卑者唯諾移日而退巧於逢迎者觀其頤指意向而極口稱道他日驟得殊榮激於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他日中以奇禍

近世士風大可哀已英雄豪傑本欲爲宇宙樹立大綱常大事業今也驅之俗套繩以虛文不俛首吞聲以從惟

有引身而退耳是以道德之士遠引高蹈功名之士以
屈養伸彼在上者倨傲成習看下面人皆玉順長息耳
今四海九州之人郡異風鄉殊俗道德不一故也故天下
皆守先王之禮事上接下交際往來揆事宰物率遵一
箇成法尙安有詆笑者乎故惟守禮可以笑人
凡名器服飾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差不可
僭逼上太殺是謂逼下下太隆是謂僭上先王不裁抑
以逼下也而下不敢僭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行則禮
衰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行則官
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
是故袞冕非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
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已然而聖王重之者亂
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
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
大矣哉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
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
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勵明作者起
頽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
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

沈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恥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却又以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嗅勢也今之用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握兵柄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而裨諶不可謀邑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愚以爲學校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如溫公條議分爲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備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蓋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夫古之明體也養適用之才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於畎畝之中苟能用我者執此以往耳今之

學校可爲流涕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斯隸之言直徹之九重臺省以之爲臧否部院以之爲進退世道大可恨也或訝之愚曰天子之用舍託之吏部吏部之賢不肖託之撫按撫按之耳目託之兩司兩司之心腹託之守令守令之見聞託之皂快皂快之採訪託之他邑別郡之皂快彼以其恩讐爲是非以謬妄爲情實以前令爲後官以舊愆爲新過以小失爲大辜密報密收信如金石愈僞愈詳獲如至寶謂夷由污謂躄蹠廉往往有之而撫按據以上聞吏部據以黜陟一吏之榮辱不足惜而奪所愛以失民望培所恨以滋民殃

好惡拂人甚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吳越之戰利用智羌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毆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
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
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
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
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昏變而爲兵舍穡不
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昏變而兵也
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徃勝者敗恥敗者勝
疎法勝於密心寬令勝於嚴王
天下之事倡於作俑而濫於助波鼓煽之徒至於大壞極
敝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於是而猶曰循舊安常無更
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可謂盛德也已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
病於此矣近日建白往往而然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爲堯舜之民者逸於堯舜之臣唐虞世界全靠四岳九官
十二牧當時君民各享無爲之業而已臣勞之係於國
家也大哉是故百官逸則君勞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亂世用儉夫佞人儉
夫佞人盛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夫惟不伸也而奮於
一伸遂至於亡天下故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將
英雄豪傑服其心志就我羈勒不蓄其奮而使之逞

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皆天地之民皆吾民

愈上則愈聾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
眞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
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
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眞情不能使愈上
者聞之也

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周公而
生於今寧一一用周禮哉愚謂有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民鮮恥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不須求
之民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砲以鬱火
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通之此存亡之

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奈何以我病百
姓夫爲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民開導摶
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爲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
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
舜其知此也夫

三代之法井田學校萬世不可廢世官封建廢之已晚矣
此難與不思者道

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此成務者之要言也夫民心之難
同久矣欲多而見鄙聖王識度豈能同之噫治道以治
民也治民而不同之其何能從卽從其何能久禹之戒

舜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夫舜之欲豈適己自便哉以爲民也而曰罔拂盤庚之遷殷也再四曉譬武王之伐紂也三令五申必如此而後事克有濟故曰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我之欲未必非彼之怒未必是聖王求以濟事則知專之不勝衆也而不動聲色以因之明其是非以悟之陳其利害以動之待其心安而意順也然後行之是謂以天下人成天下事事不勞而底績雖然亦有先發後聞者亦有不謀而斷者亦有擬議已成料度已審疾雷迅電而民不得不然者此特十一耳百一耳不可爲典則也

人君有欲前後左右之幸也君欲一彼欲百致天下亂亡則一欲者受禍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此古今之明鑑

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箇天下平或言水無高下一經流注無不得平曰此是一味平了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如君說則是等尊卑貴賤小大而齊之矣不平莫大乎是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於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

臣新吾先生詩錄卷之五
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漆器之諫非爲舜憂也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此而開其萌也天下之勢無必有有必文文必靡麗靡麗必亡漆器之諫慎其有也

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也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直方故也哀哉爲政之徒言也

暑之將退也先燠天之將旦也先晦投丸於壁疾則內射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也故愚者惟樂其極智者先懼其反然則否不害於極泰極其可懼乎

余每食雖無肉味而蔬食菜羹嘗足因歎曰嗟夫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枵腹菜色盜亦死不盜亦死夫

守廉而俟死此士君子之所難也奈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此富民爲王道之首務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君不天得與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與辟之執圭捧

節奉持惟謹而已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託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辯言

亂政之徒又借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已之所得

爲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已私哉此大公之賊也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橫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填委簡書酬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天下存亡係人君喜好鶴乘軒何損於民且足以亡國而况大於此者乎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爲政以徇私弭謗違道干譽爲第一恥爲人上者自有應

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之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失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尙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大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
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
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
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
從足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
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
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
也

寬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寬則威令嚴不簡則科條密以
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困已擾
民明王戒之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
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罪不當答一朴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
慎之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
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於未開之先易挽
弊風於旣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之非知者不能疾弊
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
下則弊風自革矣

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敢常在我擊
其來銳避其惰歸此之謂神武神武者心服常在人大

智者可以常戰神武者無俟再戰

御衆之道賞罰其小者賞罰小則甚者賞罰甚者費明者人所共知公者已私如是雖百萬人可爲一將用不然必勞

必費必不行徒多賞罰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

外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

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

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

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數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有餘望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奈何天子但能令人

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而竟命之死是

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以成盛德是以聖人體羣情不敢奪人之志以傷天下之心以成己之惡臨民要莊謹卽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之以可慢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人已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爲也

聖君賢相在位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只去元惡大奸每種芟其甚者一二示吾意向之所在彼羣小衆

邪與中人之可善可惡者莫不同心向道以逃吾之所去舊惡掩覆不暇新善積累不及而何敢怙終以自溺耶故舉臯陶不仁者遠去四凶不仁者亦遠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卽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慈父有梃詬愛肉有鍼石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尙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

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媵顏色柔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邊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尙簡之歸是抹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有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辨夫惟使人無心

言然後爲上者真無過使人心服而後爲下者真多過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民情亦然故先王引民情於正不裁於法法與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謂之調

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兩混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

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已之職而公法廢於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矣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已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不濟法不欲驟變驟變雖美駭人耳目議論之媒也法不欲硬變硬變雖美拂人心志矯抗之藉也故變法欲詳審欲有漸欲不動聲色欲同民心而與之反覆其議論欲心

迹如青天白日欲獨任躬行不令左右借其名以行胸臆欲明且確不可含糊使人得持兩可以爲重輕欲着實舉行期有成效無虛文搪塞反貽實害必如是而後法可變也不然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無喜事喜事人上者之僂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立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惟吾所欲爲而莫之禁非不忝然得志也俄而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貴人爲之奪氣於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理屈而威以劫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焉得而不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所恥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蓋多矣故爲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禮之一字全是箇虛文而國之治亂家之存亡人之死生事之成敗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禮非謂其能厚生利用

呂新吾先生言金卷之五
人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聖人亦甚盛德卽不過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於無事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隣國耶何至高城深池以爲衛堅甲利兵以崇誅侈萬乘之師靡數百萬之財以困民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角力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耶將至愚極拙者謀之其計豈出此下哉若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爾無爲貴聖人矣將干羽苗格因壘崇降盡虛語矣乎夫無德化可恃無恩信可結而曰去兵則外夷交侵內寇嘯聚何以應敵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稱四夷來王八蠻通道越裳重譯日月霜露之所照墜者莫不尊親斷非虛語苟於此而歲歲求之日日

講之必有良法何至困天下之半而爲此無可奈何之策哉

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物無定分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分也者物各付物息人奸懶貪得之心而使事得其理人得其情者也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此修齊治平之要務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

下之人不覺爲聖人所斡旋卽其軌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倔强錮蔽之人莫不憬悟而馴服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寮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已不得非蕙也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旣到手時迫於應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味竟不見成功雖位至三公黜檢真足媿汗學者思之

今天下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苟且做尋不着真正題目便認了題目嘗不着真正滋味欲望三代之治甚難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卽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故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

勢不以否爲憂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夫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覓入三

人之羣則不可藏矣
兵陰物也用兵陰道也故貴謀不好謀不成我之動定敵人不聞敵之動定盡在我心此萬全之計也

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一箇字上做工夫
一種人是那箇曰民一箇字是甚麼曰安

禮重而法輕禮嚴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權也故禮不得不嚴不嚴則肆而入於法法不得不恕不恕則激而法窮

夫禮也嚴於婦人之守貞而疎於男子之縱慾亦聖人之偏也今輿隸僕僮皆有婢妾娼女小童莫不淫狎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凌嫡失所逼妾殞身者紛紛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此不可不嚴爲之禁也

西門疆尹河西以賞勸民道有遺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謝之不受疆曰是義民也賞之千其人喜他日謂所知曰汝遺金我拾之以還所知者從之以告疆曰小人遺金一兩某拾而還之疆曰義民也賞之二金其人愈益喜曰我貪每得利則失名今也名利兩得何憚而不爲

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纔說所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風雷雨露皆天

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裏篤恭君子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也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攻之太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使之任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的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得富貴耳其才可以償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可養之興天下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大奸凶極頑悍者亦自有數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噫此難與君子道三代以還覆轍一一可鑒此品題人物者所以

先器識也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有才之小人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無事時惟有邱民好蹂踐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魚肉之有事時惟有邱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躲避處何況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于證催詞訟令其自拘于證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亦往往行得去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自井田廢而竊劫始多矣飽煖無資饑寒難耐等死耳與

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不若苟活於旦夕未必卽犯彼義士廉夫尙難責以餓死而况種種貧民半於天下乎彼膏梁文繡坐於法堂而嚴刑峻法以正竊劫之罪者不患無入所謂哀矜而勿喜者誰與余以爲衣食足而爲盜者殺無赦其迫於饑寒者皆宜有以處之不然罪有所由而獨誅盜亦可愧矣

余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墾荒閒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罰曰絕倡優劇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

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世其文不傳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縠兩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已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

賈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
產相鄭鑄刑書誅強宗伍田疇赭衣冠及語子太叔猶
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
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
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
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
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
懷寬心不宜任寬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母殺子

餘息而在溝壑斗珠不如升糠裸裎而臥冰雪敗絮重於
繡縠舉世用人皆珠縠之貴也有甚高品有甚清流不
適緩急之用卽真非所急矣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没人重他

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旣作養無術而用之者又
非其人無怪乎萬事不理也

三代以後治天下只求箇不敢不知其不敢者皆苟文以
應上也真敢在心暗則足以蠱國家明之足以亡社稷
乃知不敢不足恃也

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綱陳紀
百姓與已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日新月盛而治功成故
曰必世後仁曰久道成化辟之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
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官無久暖之席民無盡識之官
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方膺熊
蹯而奪之薪方纒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

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會聽其教化尙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政廢閣何所信從何所遵守况加以監司之掣肘製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不問時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先以簿書督責卽高才疾足之士俄頃措置之功亦不過目前小康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以此爲驩虞嗚呼傷心矣先正有言人不里居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愚謂建官亦然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政善不得更張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變法與惰政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異其治則郡縣賢於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其踰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官之俸不足供饗飧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閉之私而當事者又計其私某常例某從來也夫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與夫因有不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蓋倉官月糧一石而驛丞俸金歲七兩云

順心之言易入也有害於治逆耳之言禪治也不可於人可恨也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於心故天下治使馬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

數刑罰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
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
憎誤於聲響褒貶者天之所恃以爲禍福者也故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所恃以爲刑賞者也
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褒貶不
可以不慎也是天道君道之所用也一有作好作惡是
謂天之罪人君之戮民

酒之爲害不可勝紀也有天下者而不知嚴酒禁雖談教
養皆苟道耳此可與留心治道者道

以下係補

而今當民窮財盡之時動稱礦稅之害以爲事干君父諫
之不行總付無可奈何我且就吾輩安民節用以自便
者言之飲食入腹三分銀用之不盡而食前方丈總屬

暴殄要他何用僕隸二人無三十里不肉食者下程飯
卓要他何用轎扛人夫吏書馬匹寬然有餘而鼓吹旌
旗要他何用下筦上簞公座圍裙儘章物采矣而滿房
鋪氈要他何用上司新到須要叅謁而節壽之日各州
縣幣帛下程充庭盈門要他何用前呼後擁不減百人
巡捕聽事不缺官吏而司道府官交界送接到處追隨
要他何用隨巡司道拜揖之外張筵互款期會不遑而
帶道文卷盡取抬隨帶道書吏盡人跟從要他何用官
官如此在在如此民間節省一歲儘多此豈朝廷令之
不得不如此耶吾輩可以深省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
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司

增紙筆之孽為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為當然一細思之可為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養士用人國家存亡第一緊要事而今只當故事

臣是臯夔稷契君自然是堯舜民自然是唐虞士君子當自責我是臯夔稷契否終日悠悠泄泄只說吾君不堯舜弗俾厥后惟堯舜是誰之愧恥我輩高爵厚祿寧不

惶汗

惟有為上的難今人都容易做

聽訟者要如天平未稱物先須是對針則稱物不爽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着中証便有趨向况以辭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慎此



天下之勢頓可為也漸不可為也頓之來也驟漸之來也遠頓之着力在終漸之着力在始

呂新吾先生語錄卷之五終

官版見本

五十三夜

